

# [慎入] 千祈唔好掂到miffy個口

作者: 木獨薯炆雞翼尖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操控

<1>

踏上橋頭，我總是習慣向嶠墩下的污水溝厭息地冷瞥一眼。

我不喜歡這些暫眼似低劣的風景，沒有一息要我求告故事的意思。就像我沒有想要做人——我想要當一世紀燈蛾，可以看泛起的霧、山間走得很慢很慢的旅人。對了，還有兔子。

是的兔子。有了兔子，我女兒便不再吵鬧。

我站着把鞋子脫掉，倒掉桌上的湯。我半掩着門，仍是被她給瞧見。

「爸..」我扭頭看那抱着娃娃的人。

「明天是什麼日子？」她生日不是剛過了嗎？miffy的生日？miffy登陸香港記念？miffy創作人記念？沒有想要拒絕思考的意識。想要把領結解下，洗澡、倒頭「昏睡」過去。也許，眼前是個自私的中年漢，我只掛心明天週末。

「哪記得，放開，我好累。」我把她推開，徑自走到房間。

「猜吧!就猜一個..好吧。是miffy樂園開張1周年!我們去玩吧!」我拍了拍她，把最後的笑臉收起。

「我買了miffy遊戲光盤，在公文袋。」我把門把摔回去。

我知道欠她太多，也是把這最糟糕的一面留給最親近的人。

\*\*\*

早飯。即食麵加午餐肉。

「遊戲光盤喜歡？」她沒有再玩弄叉子。

「啊，普通。」雙眼放向一疊一模一樣的遊戲光盤。我沒有再找話說，兩人吃着麵條，亦沒有對上眼。

「爸——」她秀出了2張MiffyLand的入場券。

「怎麼不告訴我。」

「我約了媽。我知道這樣你就不會拒絕了。」

是的，作為離婚的協議，我沒有拒絕的理由。我盯着那入場券，字樣好像在miffy的勁部劃過。這是什麼設計？

不得不說，有點詭異。難道是我晃了晃神？

「爸？你吃得好快喔，你拿着。」我把入場券塞進錢包，督促自己忘掉此事、往車子走去——離家不太遠、二十分鐘就好。

\*\*\*

我把車子泊好，女兒便嘟囔要和巨型miffy合照——就是賠償當不了好父親的姿態、我這雙不合襯的黑皮鞋立在人群的末端、不適應地捧出笑臉。

沒有絲毫釋懷。或許是知道自己連一雙適合的鞋子也沒有、再度責怪自己。又或是，心沒有一絲記掛在一旁玩鬧的女兒裏。

「先生，你在排隊嗎？」後方的孩子拉了拉我的衣袖。不是孩子的力氣、語調像職場那樣恭敬。

「是的。」我回道、打量這人。和我女兒的年紀相若。

「別碰到miffy的嘴巴。」他道，沒有給我回話的空間。

我立即想起今早令人羞恥的一事、翻找銀包裏的門票。

黑豆似的眼睛。詭異感。

真倒楣!我抓了抓頭髮，努力把自己拉回這氛圍裏。我把女兒抱起，和miffy合照。

「近一點、照不到爸爸的頭喔。」我把頭貼過去、就當是為了女兒的緣故。過後、跟攝影師買了照片、往各式各樣的機動遊戲走去。不久後，前妻到了、女兒便拉着她說話、於是我也沒有插話的空間。我凝視她們相依的背影、我亦早知，比起我這「木獨」的父親，那孩子更愛母親。

罷了。

miffyland是個室內遊樂園。地方不大，大概只有四分一個海洋公園。我沒走多遠，又站在原地發呆。

罷了。路人看來我是一個奇怪的中年漢吧。

就在這時，一把力氣把我拉往扶手電梯——

停不了。完全停不了。我的腳步不是我自己的，我想要喘呼，口裏卻發不出任何聲音。天!這是什麼鬼地方!

「停!停下來!」我看着我的皮鞋，我的掙扎只換來刮花的痕跡。手心不停冒汗、靜脈發漲、只見一個又一個滑手機的父母、與一兩個對於我唐突的招手感到不解的小孩。今早的早餐架在胃的中央未能消化，此刻仿佛要炸裂般。我找到摩天輪裏的女兒、她並沒有看見我。

「停!」我不能再往下眺望、並不是畏高症的緣故。身體撞過了請勿進入的牌子，我的手不停想要往扶手裏抓，卻沒有一個肢體接受我大腦的指領，那歡愉的樂園音樂也在嘲笑我的思緒。

這是什麼?你是誰?你為何操縱我?

「停!」

牠們似乎對我發出的聲音感到驚恐。

我終於停了下來。這是樂園的頂部、miffy嘴巴的位置。四面都是鏡子。

我看見幾千隻牠們塞在寵裏、被縫了嘴巴、那紫綠透在奶白色的皮毛下、血絲、未結疤。

# 殮房

2

地上紫黑的扭曲物還是濕漉漉的，

那些斷裂的肢架包着一層腐臭的皮肉。像溼了的棉花那樣，一團奶白的毛髮只能辨認出耳骨。我知道這味道。

我拒絕卻猛烈地吸入這瀰漫著腥血的空氣，想要糾正、否認六歲那年欠下的債。相片中的我抱着女兒，在攝影師的「提醒」下，頭部貼上了Miffy的嘴巴。這是從哪裏開始鋪設的詭計？我的腳步不其然地往後退，說不其然大概是得知、是注定的緣故。

皮鞋卻紅了。衣袖亦紅了。褲腳也紅了。是血。我不禁暗叫倒霉。

我感到胃部一陣叫人作嘔般的抽痛、腦部好像抽離自己的身體般。

啪嗒啪嗒。啪嗒啪嗒。

被倒掛在牆上的幾千雙耳朵轉了過來，不成形的牠們像狂怒般地蠕動。我的肌肉又一陣酸痛、胸口比剛才任何一次還要更劇痛、根本不能好好站立、此時卻已沒有後退的餘地。

殮房的溫度、空曠、無聲，只有牠們的眼睛殺意如此凜冽。無可置疑這裏是一個缺乏管制的人道毀滅場。可毀滅的，全不人道。掙扎着被剪掉聲帶和縫了嘴巴的牠們，才是真正的miffy兔。半個人影也沒有、我卻不能冒險呼喊。鏡裏映着未結疤的兔子屍體，紅通通的眼睛盯著我的嘴巴，彷彿不需要一聲呻吟。

啪嗒啪嗒。啪嗒啪嗒。

二時二十分。我只和女兒與前妻分離了二十分鐘。那些紅眼睛再次把傷口撕裂，雪白的牙齒啃掉未化乾的血塊。於是，這六十年來的童話面臨破碎。

啪嗒啪嗒。啪嗒啪嗒。

一鼓刺鼻的味道攻上喉嚨。是那數十隻有着完全公整的眼距與嘴巴弧度、嶙峋的胚胎，雙眼無神壓在籠裏、瘦弱得見骨，壓着紫綠傷痕、望着自己的母親——那冰涼的皮囊卡在通風口苦苦掙扎、毫無血色，我才驚覺一地的血水是那樣殷紅。地上壞死的細胞漸漸再生、爆裂的微絲血管往這方的我編織、伸延。只有掙扎碰撞而產生的聲音、下瞬、血如雨般落下。

我知道我身體開始變冷，亦沒有再待更久的能耐。我強忍着那劇痛向着死角拼命奔跑、那是要把整個細胞作反再抽出、前所未有的劇痛。

頭上的牠們沒有停止求存、有的試圖從籠裏躍出、有的在撕咬牠們的同類、我撿起地上的刀片割斷眼前的頸細胞、一旁掠過，只有撕殺的風景、此刻彷彿置身於幼兒書裏熾天使的殮房。活着。我要活著逃離這裏。

我要活著逃離這裏，我在心裏默唸道，像是怕趕不及什麼似的。頭上的牠們掙扎得更是強烈、身上的血污使衣服更為沉重。鏡子裏、數十米外，幾百隻未結疤的兔子屍體往一隻有單兔耳與兔爪的生物衝去——

# 生物

3

<你們的選擇是：B 往左轉(巨型miffy) 60%

並沒有太多時間、我亦續漸適應體內的疼痛。

牠們的逼近逼使我往左轉，

我雙眼尋覓著那隱若的燈光。龐大的水晶吊燈昏黃中帶點迷濛，我卻分不清那優雅地彎曲的鐵枝上斑駁着的黑點，是乾涸的血漬，還是潮濕的鐵綉。

與之前的急促不同，一切都在靜謐中定格。似乎等待着什麼一般。那是布簾退去前響起的前奏。

啪嗒啪嗒。啪嗒啪嗒。

燈泡中的火光貪婪地燃起最後一絲血跡，因為太久沒有流動的血變成一團血霧，像女人的香水一樣，牆身中間流出敷紅的血液，血液觸地時反彈出妖冶的血花。我對那些女人刺之以鼻、就如那是神聖又污濁的儀式。

光和影突然交錯，似是他們的世男在動盪。

那燈劇烈地搖晃起來，燈泡破了，水晶裂了，他們是熱鬧得多麼蒼惶。最高的燈罩盛着的是兔屍，可這回較像像腸子。

我連忙移開視線，但是有什麼不屬於我的東西，黏在我身上，暖暖的。乾涸的，老去的，新鮮起來了。

接着它的血液流進了我的衣服。還好是不能活動的屍體，可頭髮卻已留着牠們的腥臭、吸引了眼前這東西，沒錯，我又成了獵物。巨型Miffy兔的眼睛和兔屍一樣，驚艷的酒紅、不足的燈光映着它半張臉。

我慣性地搔頭。我搔到的是動物的毛髮、沾了血而黏糊、硬化。還有隻長長的兔耳。我的腳掌異常的大、小腿長出了兔毛。我這才了解到身體發熱是什麼緣故。

那寂寞的眼裏映着一隻在搔頭的有單兔耳與兔爪的生物。

它在看我。我在看它瞳孔裏的自己，無法再踏出腳步。作為唯一有嘴巴的兔子，我的爪不再乾淨、黏滿紫黑的殘首，亦不屬於任一牠們。

啪嗒啪嗒。啪嗒啪嗒。

半個瞬間，那酒紅緩緩流出、澎湃地腐蝕着整顆眼球、我再看不清自己的臉。內裏的撕割充斥、又迫往那微黃的眼白腐蝕。那混沌的腐蝕至一體。

似用機械齒輪運作般的上鏈娃娃、巨型miffy兔的頭部轉了過去。

啪嗒啪嗒。啪嗒啪嗒。

啪嗒啪嗒。啪嗒啪嗒。

一道道觸目驚心的血痕。耳背像散熱不良而生了皮膚癌、我猜那是腫塊、牠們卻睜開了眼。

我的背包在震動。從來沒有留給我猜疑的時間。只覺別一些牠們迫近，有的在啃咬我的背囊——兔屍。回來了。

二時四十分。我和女兒與前妻分離了四十分鐘。

又，互動時間：

你會點做？

A 拋低背囊

B 打開個背囊

C 你地自己填

截至晚上12點

# 走馬燈

你們的選擇是：B 打開背囊 (100%)

一襲紫橙成了強烈對比、擁抱兔子娃娃的皮囊、膽核混和物從髮根處清楚地灼傷皮膚。那些凋落的身子往兔耳腐蝕、依稀的能辨認出附在耳垂黃自帶泡的混和物、流動的軟骨、偶爾也有像發了霉帶灰黑焦邊的硬塊。乾血、風化、白色從不溫柔。微調得過分用心的錯誤無法以假亂真。放大的母兔子撐破襖衣的鈕扣。一匹兔頭、準確來說是Miffy頭的木馬亮起了馬戲團的燈、黏附在它眼角的兔屍跳了下來。一陣眩。

我扯開背包的鏈子、伸張指頭間鑲着血色粉末自帶泡狀拉開帶重量的血絲、又快速從血迹斑斑的碎片中搶過女兒的照片。血裏的固體打在她的臉、流淌、天空漾紅、似是加了過度的濾鏡。我整副身體就咔嚓那樣啞然、等乾血跑進眼眶，我才把那四十分鐘前買的照片收進左襟口袋、警覺地把目光移開。開半邊的襖衣的母兔子與我四目交投、稍帶搖晃的似一支下午四點檔電腦技術不成熟卡通動畫片。它快樂地向我展出公關式露齒微笑、步步向我逼近、發出機械且快而短促的「噗嗤」笑聲、它臉上卻是皮笑肉不笑。我竟能記起今早只和我有兩句算不上交談、排在我背後那力氣異常大孩子、就是這個笑容。

舒張的細胞。獸性。不寒而慄。皮肉蹭弄。血絲。  
我抿唇、挑眉——

這才發現它爆裂的靜脈才是它步伐踉蹌的緣故、人心裏早就默默為它標籤「有害」的我把疆在原地的雙腳挪開。

我不再顧及屍體的惡臭、不加思索的提着長傘往牠衝去、抓着一側的鐵梯子把身體搖上樓。帶鏽鐵味兒的雙手摸着膝前的手把、又一隻隻玩具兔爪與我抗衡。

“ shake hands with miffy , baby !”

“good job !”

詭異的幼童玩具聲效。我擰眉、膠着的塑料還有兔子排泄的味道。

我額前的冷汗迫使我褪去與母兔子的視線、把被緊急藥物毒死的兔屍使勁砸去。玩具兔爪猛力往我的腳跟一抓、我仆着身往眼前的木馬柱子使勁，卻見單兔耳生物倒在木馬側鏡子裏。我收起長傘，一捆紫橙的膽液在一併從傘尖滑落。躺着、坐着、站着的兔頭木馬如走馬燈般繞着我旋轉。紅黃的燈泡閃動、鏡子裏的單兔耳生物泛着不自然的化學顏色。襖衣上的血迹未乾、也許是習慣把它拉近、冷風總吹不進分毫的緣故。

二時五十分。我和女兒與前妻分離了五十分鐘。

片刻，馬戲團派對的電子音樂響起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(紙言投票通道開啟)

A.向左走(音樂傳來的地方)

B.向右走(另一頭)

## 走廊

你們的選擇：A 左 (音樂傳來的地方) 64%

音樂在下一個重拍前停止。而它，舞動兔爪；把兔屍送進口中、作莊重的用餐儀式。

我把身子探進木馬天堂畫像的拱門、門框比剛才的Miffy

像更要高出一些。我把左腳踩進鏈子的後方、血漿在提步間塗畫顏色。我撩起Under construction的字牌、目光微微向前傾：所有地方都意外平靜、所謂「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」、大概就是這個用意。

沒有華麗、昏暗的燈光、白光管卻比以往走過的地方更似

殮房。通明、也許是白光管比鎢絲燈泡冷得多、我總聽自己微顫的、那種似是行軍鞋在地板上拍打的聲音、拖過掛畫與掛畫每分寸的步距。我昂首、穩住心中忐忑不安、走過筆直的走廊、很快被好奇心超越所有情緒。

我很是好奇、我總得承認這點。然而，我不能發出聲音。

我凝視着診所白色的牆的掛畫、色彩鮮明地「視覺干擾」我的眼球。左側不遠處有幅Miffy is watching you、五點鐘方向是miffylisa——就我而言，都是一些仿效海報、名畫的抄襲品。

直到我看見一張A4紙的掛畫。它作於60年前，比剛才的畫框小巧得多。畫紙也似是遭受「粗暴對待」、像被強行塞入畫框中。我慢下步調子，在這欠缺管理的展覽品前停下。那是一幅相當簡單的畫、粗略的線條比miffy更有兔子的形態。寫着Pluris Familie字樣的全家幅白描裏、一個叫 Oom Vliegenier的卻是張開血盆大口——整張畫紅色的地方就只有這裏。

這都不是最叫我好奇的地方。

女兒曾說要唸荷蘭語是Miffy的緣故、我姑且把剛才看不明白的字詞當作荷蘭語。

字樣是黃色的。

“Colour me red.” 「把我填紅。」

我把臉部肌肉往外拉扯。

茶几上、墨水還溼。

我把筆強行塞進指頭、往墨水裏沾、直至整個筆頭染紅。半個瞬間，SOS紅色書法佔滿畫板。

我看見今早女兒的臉回瞪着我。看見昨夜前妻的湯。

是的，我在掩飾這些、即使我知道好像有什麼不是淚水的跑了進來、我也知道距離三時正只有五分鐘。

畫板只有紅色、我把墨水灑上。無視燈滅、然後抱頭吞聲大哭。

光管過熱燒掉、它們100多雙紅眼睛卻熾熱如火。

我知道了皮膚灼傷的緣故、恐懼還是超越了好奇的本能、不竟人類愚弱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

A 開燈

B 不開燈

# 燈掣

6

## 《燈掣》

你們的選擇：開燈

三時零二分。我和女兒與前妻分離了一小時兩分鐘。

我掂起腳尖、把燈掣扭開，着地；雙腳再沒有後退的空間。

一片殷紅。似子時、仍向宿醉的人打個照面的霓虹燈般、把人造的顏色傾瀉海上。整個照明徹底鎮攝眼球、我好像只認得紅色。

轉角處的四道房門、大抵內心深處仍有恐懼、我沒有扭動門把、反是架住「無影凳」的姿態、把身子靠牆。

壓迫感。

樓底九呎的走廊使我能聽見鞋跟與木地板相觸後的聲音打進耳膜。屍體強烈的腐臭攻進鼻腔。假天花板上的鋼根外露，鐵鏽味兒壓在我的吐氣處。

嗆入口腔。騷亂呼吸。

「公寓就不要養啦。」

「孩子啊，丟掉吧。」

「你回去幹嘛？土包子。」

我穩住呼吸、把一肚子難受的感覺止在喉嚨、扯斷抱抱熊娃娃的腿往口裏塞、只為把嘔心的記憶消散。

六歲那年。離鄉搬到城裏的那年。

我這才聽見燈掣一旁咸水渠裏水流嘩里啪啦的聲音。我猛烈扭頭。

惡臭得難以形容的污水隨被封條包裹、凸起的兔兒形狀物湧出。

兔屍。

我踩着紅色影子裏的長兔耳、一波兔屍便朝我襲來。

此地不宜久留。

我拾地上的三腳熊，往燈掣處的另一頭疾跑、直至沒有前進的空間。

我踩著後腳的趾頭後退，「嘍」那樣、手肘擦過畫框。我咬內唇、兔子的尖牙破血而出。

視線失焦。

從眉頭到口腔肌肉往外伸張。

我把鞋尖的力量穩住才緩緩後轉，只見一列黑黃藍白整齊排列的平裝書本。似單調的用色診證卡片堵在作畫的背頁：薄得很，不會超過20頁。

我撐著褪到眼角形凝的微紅，忘記那群黑耳兔子正往我這異類聚攏。下一個瞬間，一雙雙兔爪從我的鞋頭踩過。牠們注目看我背包的三腳熊掛飾，沒有看見我。

「可絕不抱善意。」我口裏喃喃自語、從牆櫃裏隨意撿起一本書扔到我的跟頭處，可幸是沒有砸死任何兔子，我才稍稍後退。

我倒抽一口涼氣，僵住太久的身子發麻、腳步隨飄移不定的雙眼提起。

十倍警戒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

A: 黑色房間

B: 白色房間

[STAFF]

下週起因考試完結將調整

發佈小說時間至1800、投票截止時間不變。此方案將試行一週，以後或會再作調整，敬請留意。

以上，期望是次創作能給予你良好閱讀經驗。請按讚、追稿、分享以支持作品，謝謝。



作者Os：冇積稿啦21考完22返係咁㗎啦(攤手

編者按：

未來下週或會加入新角色(視乎讀者投票選擇比率)

經公開徵名與投票，新角色名字為劉冀風(57%)。

## 黑色房間(一) 編織

你們的選擇是：B 黑色房間 (56%)截止晚上12時

剛進門便踩了個空、隨後每步路都是往前陷下去幾分。

「老七，回來了？」我轉目看應門的人。對，是個人類；而且是個老人。

儘管我看不清的容貌，但可以從她的毛躁的白髮中知道。

我不敢看地上陳列的擺設、只好默默打量她。身長比我短30公分、粗略估計她大概高145公分。她身穿淨色圓領中袖衣、像是那些會在無x良品會看見的、沒有細節設計的居家服。

我隨她小拇指的那方瞟去、曲着身子前往掠衣處、拖着矮身的木造三腳凳回到走廊中間。

「7號米菲，請坐好。」她尖銳刺耳的嗓音劃過這古怪的空間、似動畫配音的音頻。可板凳太小、我不自然盆腿而坐、像其他娃娃那樣把身板挺直、擺放肢體。我定睛看掛牆櫃上那一系列放動物毛髮罐子、風吹白花藍衣衫、聽裁縫機編織的聲音。她的身子淹沒在圖則裏，也許是長期低下頭的緣故、就伸了伸脖子，緩緩地抬起頭來。我這才看見她的容貌——她的皮膚帶點蒼白卻嫩滑得吹彈可破，似是與我相距甚遠的高中年紀。那笨拙得結成塊的髮直直地壓住了她的映着針兒眼睛，清澈得有點空洞。我知道她沒看見我，就算在她茫然地朝我這邊眨眼的剎那，她的眼裏也沒有我。

窒息的緊張感。

「所有兔子聽好，你們最小的一個妹妹要來了。」她帶惡劣意味的乾笑了一下、一整口參差不齊的，泛黃發黑的爛牙亂跳，她佈滿唇紋的嘴開始蠕動。

" Do you want teedy bear to sleep with you?"

" 她操一口荷蘭腔道，沒有正眼看我、反是眯起了眼睛。

"umm yes."

"Why don't you like miffy?" 她再次調高嗓子。她很憤怒，卻沒有表現出半點生氣。

"..."

狂亂。她那算是激動嗎？表現得不痛不癢似的、我反是徬徨得捧不起半句平常作敷衍上司的客套話。

"Isn't it cute?" 作狀的發音、一字一句從她口中滑出都帶餘韻。

我沒再回話、她亦不再發問、我試着警覺起來。我和其他娃娃一樣，我不用回答問題。

老人重復她的動作：拔線、提線，把刺在兔口左下角的黑線拉往對角、快速的埋起線頭。

違和。

針眼抽出。紅點零零落落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

A：尖叫

B：沉默

## 黑色房間(二) 間接殺人

你們的選擇是：A 尖叫 (75%)

「啊——」

我猛烈噎住，即使喉嚨沒有什麼，說話也溜到嘴邊。我該慶幸沒有暴露自己的瘋狂，我督促自己道。那只是兔毛玩偶而已，而已。

「閉嘴。」老人厲聲斥責道，我這才合上唇畔微張的嘴。運線間，黑線從那頭兒探起，再墜入，穿起。好不俐落的動作。一脈相承。

「是X。」我沒來得及驚訝，針便從另一頭繞過，不經意地設置圈套。

那群兔仔依舊呆若木雞地坐著，黑豆似的眸子、目不轉睛地盯著扶手椅上的那人。

「嘶——」針沉入老人左手的虎口，血液從大動脈處中跑出。

我努力克制身體前往營救的衝動，雙手於背後緊緊環著。全身的血液在那一瞬間變冷，刺過每一吋皮膚。

「喇喇喇... ..」針眼與骨頭的摩擦以後，隨即是高分貝的尖叫。

我眼睜睜的捧著一貫呆滯的姿態，迎接第一個同類的死亡。

只有絕望，只有無助。以往看見以千計的兔屍也不曾體會失去生命的疼痛。我靜待見X字打入那瞬速變乾的皮囊，一副美麗的人體刺繡映入眼簾，血與肉的交織成了最詭異的藝術品。我似落入一個無聲的空間，或是短暫的聾盲。我聽不見人類最基本的反抗意識所發出的聲音，連裁縫機退進的也沒有。我再也看不見，我失去描述的技能、我緊緊閉合的嘴也似失去嬰孩喫奶的能力。

沒有實感，沒有存在。直到那腐爛的心臟往那年輕的身體扯出。

說人類愚弱，此刻我卻正是這些愚弱的沉默者的同類。

瞬間麻目。我蹲下身子，抱著四肢的酸痛，眼睛快要觸到地板上的血水。但若這要卻和睦到死亡的過程相比，再算不上什麼。一下無奈兩下憤慨，我向屍體敬禮。我撐開黑色長傘擋住半邊的視線，拉長步距返回座位。

坐立不安。我習慣似的往下冷瞥一眼。紅毛米菲向我擺出七十二度露齒微笑。

血絲從她牙縫處拉開。嘴巴處崩開間，空氣再冷了幾分。

「初次見面，我是你們中最小的妹妹Oom Vliegenier，請多多指教。」她優雅地伸出兔爪。

我馬上認出了她——是全家幅裏張開血盆大口的那隻兔子。

我禮貌地伸出兔爪，這才把意識叫回來。

有些時候，要吃掉一個人不需要用嘴巴。

## 黑色房間(三) 陪葬

你們的選擇是：B. 隱藏身份 (87%)

我微微欠身，那兔子女把兔爪擺在腹前，示意我到兔子窩裡給她的好姐姐展示特朗普式握手。我只有三分之二的身板子能堵進門後的隙子，(即使我不知怎的變成單耳兔，但體型還是比侏儒兔稍大。)胳膊更是屈在門框抽搐，心裡確實不想給這群矯揉造作的半點面子。這種溫情小說裡女兒在家裡擺家家酒的即視感，比我走在前妻和女兒間更要突兀、我更想要取走自己的存在。

我的目標徹底改變：我必須在入夜以前找到更多的食物，畢竟轉從來簡單。我不會現在把她們置於死地，因為沒多少好處，但我亦不擅長忍耐。

「你要來點蘿蔔蛋糕嗎？」話可說在我「不軌意圖」的聯想中來得有點唐突、即使心裏暗裏叫好。

「好的，謝謝。」我把忌廉舔掉，再清理上唇的毛髮、把嘴邊一丁點血跡含進嘴裏。

「孩子們哪，不認為那人類挺慘嗎？」我久久盯著她，把蘿蔔蛋糕海綿的部分收進包裹。

「她不全人類啊。」坐在野餐桌盡頭的兔子寫道。

氣氛驟變。

「她，是挺可憐的。」我故意隱藏說話的能力勉為其難地寫到。

「太好了，那你來陪她吧！」她眼睛笑了，嘴裏我不敢看；「老七，你吃的真快啊。我去拿糕點喔。」穿著蕾絲邊圍裙的眼鏡兔子寫道，跟那大嘴巴兔子女相視而笑。

「請用。」刀子劃過我頸部，劇烈一痛，雖只傷及皮外，(因我能清楚分辨兔子肌肉和內臟)但刀口蠻深。

僅剩的意志叫我忍耐。

「抱歉！你沒事吧？」兔子女好像知道什麼的把手帕遞上：miffyland入場券一個設計。

糟糕的設計。糟糕的局。

對上眼了。左右手沒有休息的時間，把蘿蔔蛋糕的麵團混和物一併放進保鮮袋。她洞息了我的惡意、我洞息了殺意。死亡的氣味，我最熟悉不過。似一本沒有預告的小說，臉部，下一瞬間面臨毀容。我抱著一旁的泰迪熊，逃避死亡來襲。藥用棉花緊綁、充斥我的身體。

我還活著，我只是被拼砌，我只可能不全人類。

我是自己送上門的陪葬品。

黑色。從來意味罪惡、死亡。我有罪惡。我該死亡。

極度抑鬱。

我用忌廉、血液和針線裝飾嘴巴，好裝成快樂的模樣。

五時三十分。我裝作昏睡，再沒了解家人情況的幻想。有的食物不多，我打算晚上出去，畢竟書裏，童話裏的人都早睡。

來，投票時間：

A.推門

B.不推門

## 白色房間(一)入夜

你們的選擇是：A.推門(50%)B.不推門(50%)  
這啥？作者這個爛人為你們選擇好了。我選A咯。

醫院白。兔子的形態黑壓壓倒在雲石地板，除了更容易絆倒以外，沒有別的用意。我側著身子把身體貼到牆壁處、頭上的東西微晃。那一系列長圓裏的橫紋抽扯我嘴上的針線、忌廉血跡淡得似吃剩的汁液撫摸整齊的地板框線。我任由針線脫落、口肌麻痺了幾小時我只有觀察它們沒入毛髮中、搗亂雲石花樣的份兒。

我舉頭探進那群倒吊的Miffy

娃娃裏、匆匆把半溶解的羅蔔蛋糕連同五根爪子吞下，潰爛的上鄂被發酸的羅蔔刺激得起了顆粒。我試著轉移注意、開始尋找線頭的遊戲，沒有找到什麼。

休息重要，但我剛睡了幾個小時，又沒再做什麼遊戲的興致，乾脆撕下日程本子，把小抄釘回去。我突然想起應驗了的事情、伸手往口袋抓了抓張門票。

「Miffyland 10點關門。」，我轉動指頭、把筆甩出，才發現倒在手機黑幕中的又變為人類的形態。

「噠噠噠——」機械的聲音似是回應我的陳述，手裏的門票輕顫，兩三個馬步就捲進長圓裏的橫紋處。我反射性伸張指頭，抓住票尾把門票抓回去。

有風。心裏泛起異樣、我挫下身子曲著膝蓋把腳步叫回來。抽氣扇。不妙，我口裏細細呢喃，於是這又再應驗。

那峇形的、黏稠狀的、伏在我鼻子上，粉色薄薄的一層皮膚足以看見它的形態。它胸前的肋骨抵在和我鼻頭接觸的表面、腫起鮮紅的小硬塊。我試圖除去未果，黏稠的東西穩妥地附上我的鼻骨。

「噠噠——」

九時五十八分，抽氣扇風力漸弱。兔屍稍被撩起，我內心感恩不足一分，它便跑進我左耳內。

一陣嘔心。我猛烈吊起眉頭，扎眼勾著它的尾龍骨，彼此掙扎。全身肢體僵硬、空氣再次燥動，硬生生的把整架腐朽的四肢拉出。一顆兔頭隨「噠」的一聲、碰撞到長圓裏的橫紋處、應聲倒地。我恍然大悟，那原是兔子的骨頭被扇葉撞擊而發出的聲響。我抱著背囊與剩餘的驚恐回到房間中央處、那群miffy娃娃的底下。

「吱——」沒有風。數百隻miffy娃娃倒地。

晚上十時，我和女兒與前妻分離了八小時。有人敲門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

A 開門

B 不開門

## 白色房間(二)同伴

(本集因更新有誤而取消投票活動)

那伙子瘦削的下巴朝我這頭、瞧見我落魄的姿態。「幸好是人」這句說話吐不出來、畢竟看似木訥的言語無助開話。我仍有警戒、他眸子裏的湖水亦寒涼了幾分。

「大叔，抱歉我先不打算跟你打招呼。你知道時間嗎？」

「十時零五分吧。」摸不清頭腦的話，可能是是年輕人的開匣子方式，我想。

「我也是掉下來的。」他見狀從背包扣子的卡片套取出入場券搖了搖、丟我瓶裝水。皮膚上看來是二十出頭的男性、鬍子沒剃好——也許他待在這裏資歷更要長一些。我心裏一陣惡寒、含首、用水濕潤喉嚨、拉一把椅子、坐下。

「所以，年輕人，你來了多久？怎知道我是掉下來的人？」我裝作隨意地問道，上下打量這人：清潔衛生後大概是彬彬書生的模樣。

「因為你也太清楚時間了，」他勾了勾唇，「我來這裏快一年了——342天吧。我要是能離開我也要延遲畢業。」

「所以，你大四？」我選擇簡單輕鬆的問題。

「嗯，快到社會人的年紀。」他乾淨地答話，「所以，老太婆死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想是黑色房間、我間接殺掉的那人。說罷，取娃娃Miffy當床、側身往上翻。

「兔子很容易冷死。這帶很冷的，牠們不會來，但死的說不準。」他壓後身子、沒有放下手裏的電筒，接著問：「能睡？」

「可以。」我慫恿著他回答。

「睡不了可以說。睡的話我可以替你守著。」他一貫平靜、看慣不怪似的。

「所以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我坐直身子問道。

「劉冀風。大叔你呢？」

「你都喊大叔了，就大叔吧。」我不敢說名字，這伙子我還未完全相信，即使沒有相向的利益關係、我必須先知道他什麼。「夜太長了，你就說說你的事吧。」

「我在薄扶林大學唸建築系——」他道。

「談你一個大男人為什麼吧。」我打斷他的話。

「我女友。大叔你呢？」

「女兒。一個miffy死忠粉女兒。」我回憶道。

「我女友是兔子方面的花痴，新家就放滿一堆相關產品。」

所以說啊，商家就是這樣騙女孩兒的金錢的。」

「同意。你在和她同居嗎，你才大四？」

「大叔你也太保守了吧。我認定她了，伯母也許可我了，我們打算工作到賺到首期就結婚。」

「有大志啊，等十年吧。」我苦笑道。「你當建築師也五年。」

他沒有理會我的乾咳，徑自走到房間暗處，把糖果塞進口中。我自討沒趣，閉上眼簾。

「所以，你有養兔子？」

「以前有，現在沒有。」他頓了頓，把糖果嚼完。「女友家人丟了。」

「可有反抗？」

「沒有。我女友氣管敏感，不能養。我倒不想得罪未來家母。」

我們沒有繼續對話、並不是我六歲那年在泥溝裏看見的事的緣故。是恐懼要我躲掉太多事情。冀風好像有再說什麼，可我只因嗅到燒焦的兔肉味兒而睜開眼睛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

A. 起床

B. 裝睡

## 白色房間(三)盛宴

(昨日作者受生活所逼，故停更一天)

你們的選擇是：B 裝睡 (56%)

我翻半個身子滾到地板上。沒有睡得很好、我下意識抓了左側某處、又扯上領帶。它結了厚厚一層乾血、每一寸衣服也是。說是七時餘，我卻是沒睡多久就濛濛的被兔肉味兒招了過去。沒有上司的通話、沒有女兒猛烈拉門的聲音。繃緊的神經拉扯著我的後腦勺，怕那空洞無一物的往地面砸去、再濺血水。

那熏香灼熱我的耳根、男人把袖子圍好、往上推。他好像姓劉來著，只是腦漿沒有間隔地綁在一起、我壓根兒拼砌不出什麼消息。我曉得這是我再次打亂生理時鐘的緣故。我在哪？這是哪裏？我瞄向右側的邊欄、沒有倒塌的棚架的影打進來、醉酒的中年漢也沒有。

一個被Miffy操控的男子。人道毀滅場。梯子。黑色房間。老婆婆。浮誇情節、用色簡白的似說唱往我眼球衝去。場景似動畫片切頁般穿插、日常似是和恐怖小說重疊再交錯、然後我嘴裏含糊了什麼。我厭惡這一切，腦袋終是擦過雲石地板漂過朝紅、以逃避不適感的緣故議降。

極度混亂。然後，我不記得我夢到什麼了、眼中便有淚珠沫浮起，眼周腫起不像樣。閉眼、一片暗紅、我裝作熟睡卻慌得摺起了魚尾紋。

為什麼？我翻半個身子回去心裏默念道。背棄妻女、沒有熟悉的人與事、好一個與日常作對的顛倒。

然後我很快來到我是誰的問題。我是誰？不就一個比平凡人更要失敗些許的壯年人、一個不了解女兒的父親。所以沒有什麼理由使這事兒發生在我身上、使我的罪名再加上間接殺人的份。

絕望。直線沉溺。

「大哥，要臘食麼？」劉姓青年道、遞我一根棍子。他似乎已發現我已清醒的異樣。「第一天就是這樣。你要比我好運，在得以習慣以前出去。」他忽然感性道。說是第一天，不過過了二十四小時也沒有。想到這，我更是茫然地走向miffy娃娃築成的高桌。我兩目無神、見是兔肉、口中更是吐出白沫。「大哥，兔子很容易熱死或冷死。這隻雄性是熱死的，我放保溫壺內，它現在還是溫的。」

我遲疑個半秒，輕叉那法式擺盤裏的兔肉料理、含在嘴裏久久不能下嚥。

「那兔子還沒死掉？」我拉出卡在牙縫裏的兔掌。

「是的，吃不慣嗎？冷死的沒有了，驚嚇過度而死的兔子放了這半晚也有點冷，要不當作魚生試著吃。」我想起那劉姓青年的名字，叫冀風。

「謝啊冀風。」我苦笑道。「你吃吧，我受不了。我吃死屍吧。」我勉強抽起昨日伏在我鼻頭的兔屍道。

「那會是硬的。那隻兔屍肌肉的氧氣耗盡，會開始收縮，稱做屍僵。屍僵的要等能量耗盡，才會恢復柔軟。」他面露難色道。

「...」我沒有回話，把半熟兔肉取走，把兔屍直頂進喉嚨、猛烈啃下侏儒兔頭。

味覺混亂。我把兔子吐出，充當miffy娃娃的座椅的逐漸升起。「噠噠噠噠噠...」

八時正。我和女兒與前妻分離了十八小時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

A.黃色房間

B.藍色房間



## 藍色房間(一) 溢出

你們的選擇是：藍色房間(78%)

冀風臉色儼然一變，

任由盤子落地，拿薄衣衫把手臂以下給收緊圍好。「抓好，有事就前臂互扣。」他督促道，側身抓住光管桿，把通風口蓋子踢開。

我胡亂把布條綁在手腕處繞了一通，「啥，你幹嘛？不是說這房間很安全嗎？」

他沒有正面搭理我，只是單跪著向我伸手：「

我被失蹤了這麼久，豈不是最清楚了嗎？」天！這乳臭未乾的伙子！

即使知道那是氣話，還是有「大人」的心理作祟。「抓緊！」他扯破嗓子怒喊，把我拉上來——我又被徹底震懾、把掛在房子裏一角的雙腿給搖上來，便是另一波兔子來襲的聲音。

「大哥，我們到藍色房間。MiffyLand已經開門了，咱們晚上十時再回去。」

他抬起手肘在通氣槽上爬行。兔屍往雙臂衝襲，零散、參亂的侵蝕、渲染布料。沒有走多久，便曲起四肢踩下對面房子的通風口閘子，不顧臉上劃過的紅線，飛身而入。

驚魂未定。浴室很大，臉盆和廁所卻沒把身子轉過來的空間。

「冀風？」我低聲詢問道。冀風喘著氣、抱頭，沒有正眼看我。他似坐在湖水中，幽幽的兔子看冷冷的從襯衣袖子淖落，血腥味未被除去。

湖水藍。整個房子被藍調籠罩，窒息的失衡感充斥整個空間。

「爸，水是藍色的嗎？」我腦海閃過我女兒的一句話。「不是啊，水是透明的。」我口裡低吟道。我定睛看淋浴間的水，猶疑要否把上衣脫下來清洗。我把藍色維尼熊丟開，拉高褲腳卻立馬踩到泥濘。一陣惡臭。

「你有踩到嗎？」我向冀風求救。

「沒有啊，有什麼呢？」他淡定地回道，彷彿不安的只有我一人。不尋常，好像又要發生什麼似的。置物架上的瓶子播蕩，我兩手承托著身子抖動的惶恐。

蒸氣把兔屍的氣味帶回臉上，停止的眼淚被吞下喉嚨，這一定是我嗆到的緣故。

「不...」唇片把亂話擠出；「這是為何！這是為何，要把我們帶到這裏！」我手足無措，話沒有講完便跌坐在那一潭安靜的湖水裡。騷亂的呼吸、發麻的皮膚、被受刺激的器官把我的氣息繃緊至定點。兩眼視線失焦，回神間，先是泉水急流，後是劇烈搖晃的水龍頭，等待溢出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

A 關掉水龍頭

B 逃走

## 黃色房間(一) 危機

14

《黃色房間(一)：危機》

首個讀者選擇：B 逃走

「大叔！」冀風朝我耳邊怒吼，把我意識拉回現實裏。

「廢物，你扯破嗓子亂喊前倒是想想我倆有啥方法回去！」我扯着他衣領，看進他的瞳孔。你們大概不清楚一個大男人這種時候口吃是有多丟臉的事。我為之氣結，猛力把自己的五官湊拼回本來的模樣、把要與我相談的善意、那屈膝而坐、完整的人類推入水中。

透明。

游離的意識。

他試圖閉氣。擰眉。含了口水。掙扎。

我在狂亂驚醒：那關於藍色幻覺的惡夢離我而去、挫敗、背叛的無力感環抱我的呼吸器官。我竟把同伴推入水中。快要窒息間，我把冀風一把拉起，憤怒被惶恐沖淡平息。

「對不起。」我打破沉默、見他把最後一口水咳出，終於說了這難以啟齒的話。

「我也看見了。藍色的水；」他吃力地平靜呼吸。

「怎了，能相信我了吧。」我躲避他那比我道歉時要誠懇的目光。我知道他的意思、清晰明了。礙於我對冀風的歉意，我得一定程度相信他。我的不安使人性的醜惡盡露、我沒面目正視他。

「我們走吧，去黃色房間。」他意外地平靜。

「不，我去；你留着。我安靜一下就回來、順便給你探個環境。」帶同水的重量，我跨出浴室、腳印帶到黃色的門。

「以後看見什麼不得明說。生物之間排斥異類。懂嗎？你必須活着回來，我等你。」冀風坐直身子。

「我會活着回來。」我打開門，眼睛仍然停留那方。

「如果可以逃離這裏就丟下我。」他道，以為我沒聽見這些。我知道是出於擔心、不是信心不足或少看的緣故，沒有再說什麼。他是個睿智的人，而我是個自私又愚昧的殺手、這意圖殺人的罪過，要我在這裏必須得到什麼。

我把門關上，二十四小時的倒計時開始。福利院的布置，我的兔爪走近床欄、板子編號是20180830，似是日期格式，不用屈指數算便知道那是前天。我把淡黃色被子折過後才把身子蹭進去、假裝呼呼大睡。不久，穿毛衣的眼鏡兔子走了進來。是個溫文爾雅、像是國小語文老師的淑女。

「有乖巧的兔寶寶要玩遊戲嗎？」

我瞄了彩帶上的識字掛鐘。早上十時正。我和女兒與前妻分離了二十小時。青草小麥餅乾在小茶冗處。我想要起來，大概是空腹的緣故；又見茶冗處的紅眼睛別過頭來，猶豫了半分。

毛髮和瓦片散開。

幾隻完整的小圓碟接着碎地、我趁虛而入、排在驚慌失措的兔群的右後側。說是二十四小時，入夜後我卻變回成人。

我與那掃下瓷器的兔子打了個照面。該採取行動了。

來，投票時間。

A 提議進食

B 提議遊戲